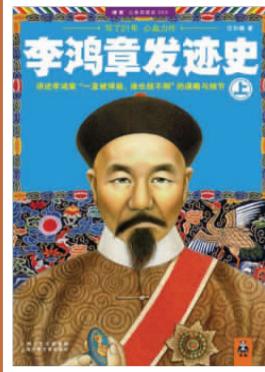


## 青未了·连载

7

## 调任新岗位



## 《李鸿章发迹史》

◆出版社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◆作者:汪衍振

从政40年,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,面对无数或明或暗的对手,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,李鸿章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,一直被弹劾,谁也扳不倒;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上一坐25年,权倾天下。本书全面揭开李鸿章40年稳如泰山的宦海谋略。

李鸿章狐疑地接过圣谕,慢慢展开,却原来是福济上奏,请调李鸿章帮巡抚衙门练勇;圣谕没有明确准否,却着福济同吕贤基会商办理。李鸿章合上圣谕,双手递给福济。

福济把圣谕袖起来,笑道:“袁午桥帮着周大人,你老弟再出山帮衬老哥一把,安徽这盘棋,可就活了。少荃,老哥我刚刚又招募了一批勇丁,可就等着你去统带了。”

李鸿章的心里一动,面上却不着声色地问一句:“下官先赏扶台大人赏恩抬举,下官只是不知道,吕大人怎么说?圣谕着您老同吕大人会商,吕大人能答应吗?”

福济哈哈笑道:“没有侍郎官的默许,老哥我敢登门打扰吗?少荃啊,你还信不过我吗?全安徽谁不知道,没有你老弟劝捐筹粮,一番张罗,他吕贤基能有今天的气象?他的穷亲戚自打跟了他后,哪个没升官?哪个没发财?老弟这嫁衣还没做够吗?把你当成草,我看老弟却是个宝……少荃,你怎么不说话?”

“大人,下官这几日一直在想,或许吕大人当真有他自己的难处。

吕大人是朝廷重臣,素有清名……”

“他清不清名与本部院无关。老哥只问你一句,圣旨已下,你到底奉不奉旨?”

李鸿章不好也不敢再推辞,道:“大人如何讲出这话?大人如此抬举下官,下官敢不从命吗?下官有胆天,也不敢抗旨不遵啊!”

福济眉开眼笑,道:“有老弟这句话,老哥的这颗心总算落地了。老弟,今儿能同老哥回去吗?马和轿子,老哥可是全都替你备下了。”

李鸿章告别父母和一家大小,随福济赶回庐州。这一天,是咸丰三年(公元1853年)九月十二日。走在路上,李鸿章暗道:“福济上折奏调自己帮办团练,大概是他名声太臭,在安徽实在是找不到帮手了,自己正好借此离开吕贤基。”

安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,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率军赶到安庆,会同安庆守将汪海洋,布置下一个夺取的目标,企图把天京与安徽连成一片。

石达开出身广西客家大戶,因与当地土著不和,而参加拜上帝会,与洪秀全、冯云山等结成异姓

连载

作,他就慌成这样!他的心思,瞒了别人,却休想瞒得过老夫!他不是怕庐州有失,分明是怕他的十个如花似玉的夫人有失!大清国坏就坏在这些人手里!长毛眼下一心对付我江南、江北两座大营,哪分得出兵来取我庐州!”

袁甲三把军情快报放在桌子上道:“制帅,依您老的意思,长毛此次是虚张声势?”

周天爵哈哈一笑,道:“老夫久历战阵,从广西一直打到这里。长毛多是些乌合之众,取我安庆已经是走的险招儿,他们断不肯二次用兵。宿州有我二人在这里,舒城还有一个吕贤基。就算抛开这些,福济身边光抚标军就有三千人,最近又新募了两千团勇,合肥各县,也都有数目不等的练勇,凭这些兵力,还守不住一个庐州?笑话!”

袁甲三附和道:“制帅所言极是,福济确实是让长毛给打怕了。”

周天爵犹豫了一下,道:“不过,对福济这种满人,也要做出个姿态来才好向上头交代。午桥啊,明儿开始,你就把你所部的六营,向庐州方向移动。记着,你要在离庐州五十里左右的地方,寻个扎营的好所在。老夫这里给福元修封书过去,等他把欠的粮饷补齐,再统带后路跟过去。老夫要在庐州城外,给福元修旗旗威。”

## 结婚就俩字:烧钱

实哪种形式都不省钱,我现在明白了,结婚就俩字:烧钱。”

“结婚要想省钱拼婚哪!”坐在李佳楠对面办公桌的张晓茹如是说。

“拼婚?拼婚什么意思?”李佳楠立刻探头问道。

“拼婚就是筹备结婚的时候找伙伴跟你一起置办物品,团购你总该懂吧?买的人多了不是能跟商家讲价嘛!”张晓茹说得认真。

李佳楠忽然心里一亮,“那能打多少折?”

“肯定是人越多折扣越多,我以前有个同学就是这么干的,光是拼的蜜月旅游和结婚照就省了两三千呢。”

“那可真的不少。”李佳楠顿时来了兴趣,“可是拼婚的伙伴不好找吧?”

“上网寻啊,到拼婚论坛发帖子,肯定有跟你搭伙的,同等的钱可以获得更高的服务多好啊!我上次还说要……”

“咳咳……”一阵低沉沙哑的咳嗽。

李佳楠和张晓茹回头一看,两个人先是木讷,随后两张脸笑得像

花似的,“王总。”

王春和白了二人一眼,“李佳楠,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”李佳楠偷偷朝张晓茹吐了吐舌头。

“坐下说吧,这里有个比较大的案子,你看看,若是你认为自己能行就交给你来做。”

李佳楠心里一怔,本以为王春和会批自己一顿,却没想到会是这事。李佳楠赶紧打开项目书,“王总,这单创集团可是大公司。”

王春和往老板椅后面一靠,“如果能做成创集团这一单生意,起码顶得上咱们这小公司吃半年的。”

李佳楠心里有点顾虑,这王总历来是雁过拔毛、无利不起早的人啊,怎么会把这单大项目交给自己来做?“王总,虽然创集团是大公司,但他们的要求按照我们项目部现在的水准应该可以顺利完成,咱们邹部长在广告圈里也有点儿小名气的,给‘创’这款电子产品做策划是绝对没问题的。”

“这个案子我不打算交给邹部长做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王春和把脸凑近李佳楠,“佳

楠啊,凭借邹部长的本事,他到咱们‘华新’来不过是做个跳板,早晚是要走的。我不能把这么大的客户交给他,万一哪天他带着我的大客户跳槽了怎么办?佳楠啊,从你大学毕业到‘华新’,工作已经有四年了吧?这四年多的历练,你早已经出落成一位很出色的策划了,这事我也跟你明说了,这单生意你来领头做,做成了我提你做项目部的副部长。”

李佳楠浑身一个激灵,“王总您说笑了,拿公司发的工资自然做好老板交给的任务,能升职加薪那是所有人都想的事。”

“行,那你也去看看计划书,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随时找我,咱们一起探讨。”

回到家,李佳楠便把“拼婚”这事跟周子阳说了,周子阳似乎也很感兴趣,两个人开始上网查。

“这个行啊!咱们能省不少的钱。”周子阳语气略带兴奋,“你看,这儿还有拼婚网,找找有没有北京的。”

“嗯,这可以好好研究一下。子阳,我最近接了一个项目,没那么多功夫,要不然你抽空看看?”

5



## 《非婚勿扰》

◆出版社:天津人民出版社  
◆作者:琉特琴

小说《非婚勿扰》关注的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,讲述了一对步入社会的80后恋人,面对着失业、失恋、啃老等一系列压力,不得不在爱情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故事。

26

## 玻璃穹顶隐藏着什么玄机



## 《白色巨塔》

◆出版社:广西人民出版社  
◆作者:松 鹰

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校K大为背景,名记者聂风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,通过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,层层剥笋,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洞。故事曲折,悬念迭起,案中有案,其透视社会和人性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。

聂风想了想,问钱小曼:“这录音带的事,你告诉过别人吗?”

“没有,我只相信你。”

钱小曼说得很真诚,聂风感到一股暖流从胸腔里升起。这是一位红颜的信任,也是一个死者的托付。他顿时产生了一种近于庄严的感觉。他说不出原因,也许是一份正义和使命感。

“我会调查清楚,还你哥一个清白。”他向钱小曼保证。

钱小曼点头,眼里闪着泪光。

当天晚上,在家里,聂风躲进小卧室,打开小录音机,把钱小曼给他的录音带塞进卡盒。然后轻轻摁下“PLAY”键。

片刻,一个女中音从录音机里缓缓流出来。音色美妙动听,有点像黑人女歌星惠特妮·休斯顿的嗓音。他两眼盯着录音机,屏息聆听。初听起来,这是一首很优美的曲调,细听之下却感觉有些诡异。时而是气声回荡,像是叹息;时而又呼天抢地的,如高声呐喊。整个曲调仿佛流露出一种摄人心魄的绝望情绪。最后,歌声如游丝一般消失……

这就是死亡音乐——《黑色星期天》啊!

聂风觉得这支歌的旋律有点耳熟。他倒带,又重听了一次。发觉这个曲调好像在哪里听到过,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。

音乐继续着。调子高亢,跌宕起伏。他突然发觉,这和那天在博世楼的天台上听到的旋律很像……当时正是下午6点,音乐突然飘入耳畔。不过那是萨克斯管吹奏的,这是女声唱的,效果有点不一样。而女歌手唱的曲调更有一种撕裂人心的感觉。

他联想起钱小曼说的情景。那天钱笑天跳楼的时候,不是也有音乐声响起吗?黄丽还说了句:“好像是镇上的喇叭,这么响啊。”

奇怪,这白色大厦的玻璃穹顶,一定隐藏着什么玄机。

聂风打开联想手提电脑,在“搜王”的MP3音乐栏,查找相关的资料,键入“黑色星期天”,点击搜索引擎,链接。屏幕上显出九十九条《黑色星期天》音乐链接地址。每一条都标明了文件大小、格式,还有链接速度。

他随便点击了一条的“下载”。音乐响起。先是急雨似的吉他声。

一个女声在呜咽,如泣如诉。尤其是“My hours are slumberless”一句,带着拖腔,就像撕裂般的呐喊,扣人心弦。中间,有变调,像是在诉求什么,又如游丝,最后慢慢消失。有点震撼。聂风感到心紧。四周归于死一般的寂静。

聂风沉浸在一种荒凉寂寥的感觉之中。

为什么钱笑天要给妹妹寄录音带?他察觉到了《黑色星期天》里的玄机?自己有危险?还是其他什么呢?也许是为自己后来可能的行为,留一条线索?他究竟意识到了什么呢?……

聂风的目光在屏幕上移动着。他注意到“歌词”一栏,用鼠标随意点了一下。屏幕上显出《黑色星期天》的英文歌词。他的目光缓缓扫过这些句子。

再点击,发现网上英文歌词有好几种不同版本,不过大同小异。聂风似乎有种直觉,像猎狗嗅到了猎物的气味。他继续寻找,终于搜索到一首中文歌词。屏幕上跳出两

段四号楷体汉字,念了几句,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聂风急忙找出钱笑天“遗书”的复印件。在灯下展开,和屏幕上的歌词对照。他惊奇地发现,“遗书”的文字和歌词的第二段完全一样!

黑色的星期天  
陪伴我的是无尽的黑暗  
我的心决定就此离开  
很快就会有烛光和悲伤的祷告

认识我的人不要为我哭泣  
因为这是我最后的心愿  
原来那是信手抄的几句歌词,  
并不是钱笑天写的“遗书”啊!

歌词触动了钱笑天,于是用笔记了下来。字迹斜得厉害,从笔迹动态看,写得匆忙、急促,很可能是在屏幕上即兴抄录下来的。

聂风兴奋地拨通了骆丹的手机,透露这个重要发现。

“是聂哥呀,大半夜的,什么事啊?”骆丹的腔调好像在梦游。

“告诉你,我发现钱笑天‘留言’的秘密——那并不是遗书。”

“你是说,那段话根本就不是遗书!”骆丹顿时清醒了,很惊奇。

“对的,我们都误了。”

是被钱笑天误导,还是被警方误导,聂风没有说明。